



得一攬手斯編耳寧不重可歎哉謹重錄校訂其爲
書九章悉完好但袁郊自序首簡則損缺不可復讀
所載事亦皆詭恠難信蓋多寓言自宋以來諸名士
多好言之散載諸集其書固不可少也郊唐祠部郎
中書成於咸通戊子實懿宗改元之九年春雨中卧
病所撰故以名其書原本鈔馮訛繆雜取他載錄文
字校之至嘉靖癸丑始得刪定閏月朔日海虞楊儀
夢羽記

甘澤謠目錄

魏先生

素娥

陶峴

嬾殘

聶隱娘

韋駟

圓觀

紅線

許雲封

附錄

東坡刪改圓澤傳并跋

贊寧記觀道人三生爲比丘

甘澤謠目錄

甘澤謠

唐尚書祠部郎中袁郊撰

魏先生

魏先生生於周家於宋儒書之外詳究樂章隋初出
游關右值太常考樂議者未平聞先生來競往謁問
先生乃取平陳樂器與樂官蘇夔蔡子元等詳其律
度然後金石絲竹咸得其所內致清商署爲太樂官
斂帛二百段以酬之先生不復入仕遂歸梁宋以琴
酒爲娛及隋末兵興楊玄感戰敗謀主李密亡命雁
門變姓名以教授先生同其鄉曲由是遂相來往常
論鍾律李密頗能先生乃戲之曰觀吾子氣沮而目
亂心搖而語偷氣沮者新破敗目亂者無所倚心搖

者神未定語偷者思有謀於人今方捕蒲山黨得非
長者乎李公驚起執先生手曰既能知我豈不能教
我歟先生曰吾子無帝王規模非將帥才略乃亂世
之雄傑耳李公曰爲吾辯析行藏亦當由此而退先
生曰夫爲帝王者包羅天地儀範古今外則日用而
不知中則歲功而自立堯詢四岳舉鯨而殛羽山此
乃出於無私也漢任三傑納良而圍垓下亦出於無
私也故鳳有爪吻而不施麟有蹄足而永廢者能得
其道而求自集於時此帝王之規模也凡爲將軍者
幕建太一旗驅無戰之師伐有罪之民乃彫戈旣授
玉弩斯張誠負羈之有言那季良之猶在所以務其
宴犒致逸待勞修其屯田觀釁而動遂使風生虎哨
不能抗其威雲起龍驤不可攘其勢仲尼曰我戰則
克孟軻云夫誰與敵此將帥之才也至有秉其才智
動以機鈴公於國則爲帥臣私於己則曰亂盜私於
己者必掠取財色屠其城池朱亥爲前席之賓樊期
爲升堂之客朝聞夕死公孫終敗於邑中寧我負人
曹操豈兼於天下是忘輦千金之貺報陳一飯之恩
有感謝之人無懷歸之衆且魯史之誠曰度德連山
之文曰待時尚欲謀於人不能惠於己天人厭亂曆
數有歸時兩降而妖祲除太陽昇而層冰釋引繩縛
虎難希飛兔之門赴水持瓶豈是安生之地吾嘗望
氣汾晉有聖人生能往事之富貴可取李公拂衣而
言曰隋氏以篡殺取天下吾家以勲德居人表振臂

一呼衆心嚮應提戈時代何往不下道行可以取四海不行亦足王一方委質於時誠所未忍汝真墜儒不足以計事遂絕魏生因寓懷賦詩爲鄉吏發覺李公脫身而奔所在收兵北依黎陽而南據洛連營百萬與王世克爭衡首尾三年終見敗覆追思魏生之說即日遂歸於唐乃授司農之官復構桃林之叛魏生得道之士不志其名蓋文貞之宗親也

素娥

素娥者武三思之妓人也三思初喬氏青衣窈娘能歌舞三思曉知音律以窈娘歌舞天下至藝也未幾沉於洛水遂族喬氏之家左右有舉素娥曰相州鳳陽門宋媪女善彈五絃世之殊色三思乃以帛三百段往聘焉素娥既至三思大悅遂盛宴以出素娥公卿大夫畢集唯納言狄仁傑稱疾不來三思怒於座中有言宴罷有告仁傑者明日謝謁三思曰某昨日宿疾暴作不果應召然不觀麗人亦分也他後或有良宴敢不先期到門素娥聞之謂三思曰梁公彊毅之士非款狎之人何必固抑其性再宴不可無請不名梁公也三思曰儻阻我宴必族其家後數日復宴客未來梁公果先至三思時延梁公坐於內寢徐徐飲酒待諸賓客請先出素娥畧觀其藝遂停杯設榻召之有頃蒼頭出曰素娥藏匿不知所在三思自入召之皆不見忽於堂與中隙聞蘭麝芬馥乃附耳而聽即素娥語音也細於屬絲纔能認辨曰請公不

名梁公今固名之其不復生也三思問其由曰某非他恠乃花月之妖上帝遣來亦以多言蕩公之心將興李氏今梁公乃時之正人某固不敢見某嘗爲僕妾寧敢無情願公勉事梁公勿萌他志不然武氏無遺種矣言訖更問亦不應也三思出見仁傑稱素娥暴疾未可出敬事之禮仁傑莫知其由明日三思密奏其事則天歎曰天之所授不可廢也

陶峴

陶峴者彭澤之子孫也開元中家於崑山富有田業擇家人不欺而了事者悉付之身則泛舸江湖徧游烟水往往數歲不歸見其子孫成人初不辨其名字也峴之文學可以經濟自謂疎脫不謀宦游有生之

初通於八音命陶人爲覽潛記歲時敲取其聲不失其驗撰樂錄八章以定八音之得失自製三舟備極堅巧一舟自載一舟致賓一舟貯飲饌客有前進士孟彥深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女樂一部奏清商曲逢奇遇興則窮其景物興盡而行峴且間名朝廷又值天下無事經過郡邑無不招延峴拒之曰某麋鹿間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而自請者繫方伯之爲人江山之可駐吳越之士號爲水僊曾有親戚爲南海守因訪韶友遂往省焉郡守喜其遠來贈錢百萬遺古劍長二尺許玉環徑四寸海舶昆侖奴名摩訶善泗水而勇捷遂悉以所得歸曰吾家之三寶也及迴棹下白芒入湘江每遇水

色可愛則遺環劍令摩訶下取以爲戲笑也如此數
歲因渡巢湖亦投環劍而令取之摩訶纔入獲劍環跳
波而出焉曰爲毒蛇所嚙遽亦去一指乃能得免焦
遂曰摩訶所傷得非陰陽爲怒乎犀燭下照果爲所
讐蓋水府不欲人窺也峴曰敬奉論矣然某嘗樂謝
康樂之爲人云終當樂死山水但狗所好莫知其他
且棲遲於逆旅之中載於大塊之上居布素之賤擅
貴游之權浪跡怡情垂三十年固其分也不得升王
墀見天子施公惠養得志平生亦其分也乃命移舟
曰要須一別襄陽山水後老吳郡也行次西塞山泊
舟吉祥佛舍見江水黑而不流曰此下必有怪物乃
投環命摩訶下取見摩訶

波際久而方出氣力

危絕殆不任持曰環劍不可取有龍高二丈許而環
劍置前某引手將取龍輒怒目峴曰汝與環劍吾之
三寶今者既亡環劍汝將安用必須爲吾力爭也摩
訶不得已被髮大呼目眦流血窮泉一入不復出矣
久之見摩訶支體磔裂浮於水上如有示於峴也峴
流涕水濱乃命迴棹因賦詩自敘不復議游江湖矣
詩曰匡廬舊業自有主吳越新居安此生白髮數莖
歸未得青山一望計還成鷓鴣楓葉夕陽動鷺立廬
根秋水明從此捨舟何所詣酒船歌扇正相迎孟彥
深復游青瑣出爲武昌令孟雲卿當時文學乃南朝
上品焦遂天寶中爲長安飲徒時好事者爲飲中八
僊歌曰云云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辨驚四筵本

止於峴詩孟彥
深以下俱不載

懶殘

懶殘者名明攢唐天寶初衡嶽寺執役僧也退食即
收所餘而食性懶而食殘故號懶殘也晝專一寺之
工夜止群牛之下曾無倦色已二十年矣時鄴侯李
泌寺中讀書察懶殘所為曰非凡物也聽其中宵梵
頌響徹山林李公情頗知音能辨休戚謂懶殘經音
先悽惋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李
公潛往謁焉望席門通名而拜懶殘大詬仰空而唾
曰是將賊我李公愈加敬謹唯拜而已懶殘正撥牛
糞火出芋啗之良久乃曰可以席地取所啖芋之半
以授焉李公捧承就食而謝謂李公曰慎勿多言領

取十年宰相又拜而退居一月刺史祭嶽修道其巖
忽中夜風雷而一峰頽下其緣山磴道為大石所攔
乃以十牛縻絆以挽之又以數百人鼓噪以推之物
力竭而石愈固更無他途可以修事懶殘曰不假人
力我試去之衆皆大笑以為狂人懶殘曰何必見嗤
試可乃已寺僧笑而許之遂履石而動忽轉盤而下
聲若震雷山路既開寺僧皆羅拜一郡皆呼至聖刺
史奉之如神懶殘悄然乃懷去意寺外虎豹忽爾成
群日有殺傷無由禁止懶殘曰授我筆為爾盡驅除
之衆皆曰大石猶可推虎豹當易制遂與之荆挺皆
躡而觀之纔出門見一虎銜之而去懶殘既去虎亦
絕蹤後李公果十年為相也

此篇曾經
文皇御筆刪定

聶隱娘

方字上廣記
有一年字

女字下有一教
字

父作又元乃字

多字下有松蘿
益遠

能飛

逆命作逆主人
舍

聶隱娘者唐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方十歲
有尼乞食於鋒舍見隱娘悅之乃云問押衙乞取此
女鋒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鐵櫃中盛亦須偷去矣
及夜果失隱娘所在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影響
父母每思之相對啼泣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歸告
鋒曰數已成矣可自領取尼歛亦不見一家悲喜問
其所習曰初但讀經念呪餘無他也鋒不信懇詰隱
娘曰真說父恐不信如何鋒曰但真說之乃曰隱娘
初被尼挈去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大石穴中嵌空數
十步寂無居人猿猴極多尼先已有二女亦各十歲
皆聰明婉麗不食能於峭壁上飛走若捷猿登木無

有蹶夫尼與我藥一粒兼令執寶劍一口長一二尺
許鋒利吹毛可斷遂令二女教某攀緣漸覺身輕如
風一年後刺猿猴百無一失後刺虎豹皆決其首而
歸三年後能使刺鷹隼無不中劍之刃漸減五寸飛
走遇之不知其來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於都
市不知何處也指某人者一一數其過曰為我刺其
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若飛鳥之容易也彼以羊角
匕首刃廣三寸遂白日刺人其於都市中人莫能見
以首入囊逆命則以藥化之為水五年又曰某大僚
有罪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攜匕
首入其室度其門隙無有障礙伏之梁上至暝時得
其首而歸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見前人戲弄

豐字有外堂而居四字

作劉昌裔

今日作令來日

一見可愛米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必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為汝開腦後藏匕首而無所傷用即抽之曰汝術已成可歸家遂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一見鋒間語甚懼後遇夜即失蹤及明而返鋒已不敢詰之因茲亦不甚憐愛忽值磨鏡少年及門女曰此人可與我為夫白父父不敢不從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餘無他能父乃給衣食甚豐具數年後父卒魏帥知其異遂以金帛召署為左右吏如此又數年至元和間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悟參軍不協使隱娘賊其首隱娘辭帥之許劉能神算已知其來召牙將令曰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各跨白黑衛至門遇有鵲來噪丈夫以弓彈之不

中妻奪夫彈一丸而斃鵲者指之云吾欲相見祇迎

故妻相

也牙將受約束遇之隱娘夫妻曰劉僕射果神人不然者何以動召也願見劉公劉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得罪僕射合萬死劉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魏

請當作爾

今與許何異請當留此勿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

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耳蓋知魏帥之不

及劉也劉問其所須曰每日只要錢二百文足矣乃

依所請不見二衛所在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後

潛於布囊中見二紙衛一黑一白後月餘白劉曰彼

未知止必使人繼至今宵請剪髮繫之以紅絹送于

魏枕前以表不回劉聽之至四更却返曰送其信矣是夜必使精精兒來殺某及賊僕射之首此時亦萬

計殺之乞不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色是夜明燭
半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如相擊於
床四隅良久見一人自空而踣身首異處隱娘亦出
曰精精兒已斃拽出於堂之下以藥化爲水毛髮不
存矣隱娘曰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空空兒之
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躡其踪能從空虛入冥
莫無形而滅影隱娘之藝故不能造其境此即繫僕
射之福耳但以于闐玉周其頸擁以衾隱娘當化爲
蠅蝶潛入僕射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言至
三更瞑目未熟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劉口
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俊鵲一搏不中即
翩然遠逝耻其不中耳纔未踰一更已千里矣後視

作但乞一虛
給其其夫

其玉果有匕首劃處痕逾數分自此劉轉厚禮之自
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焉云自此尋山
水訪至人但一一請給與其夫劉如約後漸不知所之
及劉薨於軍隱娘亦鞭驢而一至京師樞前慟哭而
去開成年昌裔子縱除陵州刺史至蜀棧道遇隱娘
貌若當時甚喜相見依前跨白衛如故謂縱曰郎君
大灾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云來年火急拋
官歸洛方脫此禍吾藥力只保一年患耳縱亦不甚
信遺其繒綵一無所受但沉醉而去後一年縱不休
官果卒於陵州自此無復有人見隱娘矣

韋騶

韋騶者明五音善長嘯自稱逸羣公子舉進士一不

第便已曰男子四方之志豈拘節於風塵哉游岳陽太守以親知見辟數月謝病去騶親弟驟舟行溺於洞庭湖騶乃水濱慟哭移舟湖神廟下欲焚其廟曰千金估胡安穩獲濟吾弟窮悴乃罹此殃焉用爾廟爲忽於舟中寐夢神人盛服來謁謂騶曰幽冥之途無枉殺者明公先君嘗爲城守方剛謹正鬼神避之撤淫祠甚多不當廢者有一二神上訴帝初不許固請十餘年乃許與後嗣一人謝二廢廟之主然亦須退不能知其道進無以補於時者故賢弟當之耳儻求喪不獲即我之過當令水工送屍湖上騶驚悟其事遽止遂命漁舟施釣絡果獲弟之屍於岸是夕又夢神謝曰鬼神不畏忿怒而畏果敢以其誠也君今爲人果敢如是吾所以懷畏昔洞庭張樂是吾所司願以至音酬君厚惠所冀觀咸池之節奏釋浮世之憂煩也忽觀金石羽籥鏗鏘振作騶甚歎異以爲非據曲終乃寤

圓觀

圓觀諸書皆作圓澤

圓觀者大曆末洛陽惠林寺僧能事田園富有粟帛梵學之外音律大通時人以富僧爲名而莫知所自也李諫議源公卿之子當天寶之際以游宴飲酒爲務父澄居守陷於賊中乃脫粟布衣止於惠林寺悉將家業爲寺公財寺人日給一器食一杯飲而已不置僕使絕其間知唯與圓觀爲忘言交促膝靜話自旦及昏時人以清濁不倫頗生譏誚如此三十年二

公一旦約游蜀州抵青城峨嵋同訪道求藥圓觀欲游長安出斜谷李公欲上荊州三峽爭此兩途半年未決李公曰吾已絕世事豈取途兩京圓觀曰行固不由人請出三峽而去遂自荆江上峽行次南浦維舟山下見婦人數人條達錦襜負嬰而汲圓觀望而泣下曰某不欲至此恐見其婦人也李公驚問曰自上峽來此徒不少何獨恐此數人圓觀曰其中孕婦姓王者是某託身之所逾三載尚未娩懷以某未來之故也今既見矣即命有所歸釋氏所謂循環也謂公曰請假以符呪遺其速生少駐行舟葬某山下浴兒三日公當訪臨若相顧一笑即某認公也更後十二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與公相見之期李公

遂悔此行為之一慟遂召婦人告以方書其婦人喜躍還家頃之親族畢至以沽魚獻於水濱李公往為授朱字符圓觀具湯沐新其衣裝是夕圓觀亡而孕婦產矣李公三日往觀新兒襁褓就明果致一笑李公泣下具告於王王乃多出家財葬圓觀明日李公迴棹言歸惠林詢問觀家方知已有理命後十二年秋八月直指餘杭赴其所約時天竺佛寺山雨初晴月色滿川無處尋訪忽聞葛洪川畔有牧豎歌竹枝詞者乘牛叩角雙髻短衣俄至寺前乃觀也李公就謁曰觀公健否却問李公曰真信士與公殊途慎勿相近俗緣未盡但願勤修不墮即遂相見李公以無由叙話望之潛然圓觀又唱竹枝步步前去山長水

遠尚聞歌聲詞切韻高莫知所謂初到寺前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寺前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溪山尋已遍却迴烟棹上瞿塘後三年李公拜諫議大夫二年亡此乃本後錄經刪

紅線

紅線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善彈阮又通經史嵩遣掌牋表號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線謂嵩曰羯鼓之音頗調悲其聲者必有事也嵩亦明曉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問之云某妻昨夜亡不敢乞假嵩遽遣放歸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初置昭義軍以釜陽爲鎮命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

廷復遣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男娶滑州節度使令狐彰女三鎮互爲姻婭人使日浹往來時田承嗣常患熱毒風遇夏增劇每曰我若據鎮山東納其涼冷可緩數年之命乃募軍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卹養之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卜選良日將遷潞州嵩聞之日夜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將傳轅門已閉杖策庭除惟紅線從行紅線曰主自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隣境乎嵩曰事繫安危非汝能料紅線曰某雖賤品亦有解主憂者嵩乃具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家重恩一旦失其土疆即數百年勲業盡矣紅線曰易爾不足勞主憂也乞放某一到魏郡看其形勢觀其有

袍原作絕胸
原作胞

無今一更首塗三更可復命請先定一走馬兼具寒
暄書其它即俟某却迴也嵩大驚曰不知汝是異人
我之暗也然事若不濟返速其禍柰何紅線曰某之
行無不濟者乃入閨房飾其行具梳烏鬢髻攢金鳳
釵衣紫繡短袍繫青絲輕履胸前佩龍文匕首額上
書太乙神名再拜而倏忽不見嵩乃返身閉戶背燭
危坐常時飲酒數合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
冷風一葉墜露驚而試問即紅線回矣嵩喜而慰問
曰事諧否曰不敢辱命又問曰無傷殺否曰不至是
但取床頭金合為信耳紅線曰某子夜前三刻即到
魏郡凡歷數門遂及寢所聞外宅男正於房廊睡聲
雷動見軍士卒步於庭廡傳呼風生某發其左扉抵

其寢帳田親家翁正於帳內鼓跌酣眠枕文犀髻包
黃縠枕前露橐一七星劍劍前仰開一金合合內書
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復著名香美珍散覆其上揚
威玉帳但期心豁於生前同夢蘭臺不覺命懸於手
下寧勞禽縱祇益傷嗟時則蠟炬光凝爐香燼委侍
人四布兵器森羅或頭觸屏風斲而鞞者或手持巾
拂寢而伸者某拔其簪珥縻其襦裳如病如昏皆不
能寤遂持金合既出魏城西門將行二百里見銅臺
高揭而漳水東注晨颺動靜斜月在林憂往喜還頓
忘於行役感知酬德仰副於心期所以夜漏三時往
返七百餘里入危邦經五六城冀滅主憂敢言其苦
嵩乃發魏使遺承嗣書云昨夜有客魏來中云自

元帥頭邊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却封納專使星馳
夜半方到見搜捕金合一軍憂疑使者以馬撾叩門
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以金合授之捧承之時驚惶絕
倒遂駐使者止於宅中狎以宴私多其錫賚明日遣
使賚繒帛三萬疋名馬二百匹他物稱是以獻於嵩
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便互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
戚專膺指使敢議姻親役當奉轂後軍勞在麾鞭前
馬所置紀綱僕號爲外宅男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
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一兩月內河北河
南人使交至而紅線辭去嵩曰汝生我家而今欲安往又
方賴汝豈可議行紅線曰某前世本男子學江湖間
讀神農藥書救世人患時里有孕婦忽患蟲癥某以

光花下之婦人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殺三人
陰功見誅降爲女子使身居賤隸而氣稟賊星所幸
生於公家今十九年矣身感羅綺口窮甘鮮寵恃有
加榮亦至矣况國家建極慶且無疆此輩背違天理
當盡弭患昨往魏郡以示報恩兩地保其城池萬人
全其性命使亂人知懼烈士安謀某一婦人功亦不
小固可贖其前罪還其本身便當遁迹塵中棲心物
外澄清一氣生死長存嵩曰不然遺爾千金爲居山
之所給紅線曰事關來世安可預謀嵩知不可駐留
乃廣爲餞別悉集賓客夜宴中堂嵩以歌送紅線諸
坐客中冷朝陽爲詞曰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別魂銷
百尺樓還似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長流歌畢嵩

不勝悲紅線反袂且泣因偽醉離席遂亡其所在

許雲封

許雲封樂工之笛者貞元初韋應物自蘭臺即出爲和州牧非所互願頗不得志輕舟東下夜泊靈壁驛時雲天初秋灑露凝冷舟中吟風將以屬詞忽聞雲封笛聲嗟嘆久之韋公洞曉音律謂其笛聲酷似天寶中黎園法曲李散所吹者遂召雲封問之乃是李謩外孫也雲封曰某任城舊士多年不歸天寶改元初生一月時東風迴駕次至任城外祖間某初生相見甚喜乃抱詣李白學士乞撰令名李公方坐旗亭高聲命酒當壚賀蘭氏年且九十餘邀李置飲於樓上外祖高笛送酒李公握管醉書某冒前曰樹下人

風疑封

不語不語真語好語若及日中烟霏謝陳寶外祖辭曰本於學士乞名今不解所書之語李公曰此即名在其間也樹下人是木子木子李字也不語是莫言莫言謩也好是女子女子外孫也語及日中是言午言午是許也烟霏謝陳寶是雲出封中乃是雲封也即李謩外孫許雲封也後遂名之某纔始十歲身便孤立因乘義馬西入長安外祖憫以遠來令齒諸舅學業謂某性知音律教以橫笛每一曲成必撫背賞嘆值梨園法部置小部音聲凡三十餘人皆十五以下天寶十四載六月日侍驪山駐蹕是貴妃誕辰上命小部音聲樂長生殿仍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左右歡呼聲動山谷是年安祿

山叛車駕還京自後俱逢離亂漂流海南近四十載
今者近訪諸親將抵龍丘韋公曰我有乳母之子其
名千金嘗於天寶中受笛李供奉藝成身死每所悲
嗟舊吹之笛即李君所賜也遂囊出舊笛雲封跪捧
悲切撫而觀之曰信是佳笛但非外祖所吹者又謂
韋公曰竹生雲夢之南鑿在柯亭之下以今年七月
望前生明年七月望前伐過期不伐則其音實未期
而伐則其音泛浮者外澤中乾乾者受氣不全氣不
全則其竹夭凡發揚一聲出入九息古之至音者一
壘十二節一節十二敲今之名樂也至如落梅流韻
感金谷之遊人折柳傳情悲玉關之戍客誠有清響
異音非至音無以降神而祈福也其已夭之竹遇至
音必破所以知非外祖所吹者韋公曰欲信汝鑿笛
破無傷雲封乃捧笛吹六州遍一壘未盡劃然中裂
韋公驚嘆以之遂禮雲封於曲部

附錄

東坡刪改僧圓澤傳并跋

洛陽惠林寺故光祿卿李愷居第祿山陷東都愷以
居守死之子源少時以貴游子豪侈善歌聞於時及
愷死悲憤自誓不仕不娶不食肉居寺中五十餘年
寺有僧圓澤富而知音源與之游甚密促膝交語竟
日人莫能測一日相約游蜀青城峨嵋山源欲自荆
州涪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不可曰吾已絕世事豈
可復道京師哉澤默然久之曰行止固不由人遂自
荊州路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襜負嬰而汲者澤望而
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為是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
王氏吾當為之子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

蘇東坡刪改僧圓澤傳并跋
洛陽惠林寺故光祿卿李愷居第祿山陷東都愷以
居守死之子源少時以貴游子豪侈善歌聞於時及
愷死悲憤自誓不仕不娶不食肉居寺中五十餘年
寺有僧圓澤富而知音源與之游甚密促膝交語竟
日人莫能測一日相約游蜀青城峨嵋山源欲自荆
州涪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不可曰吾已絕世事豈
可復道京師哉澤默然久之曰行止固不由人遂自
荊州路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襜負嬰而汲者澤望而
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為是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
王氏吾當為之子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

附錄

東坡刪改僧圓澤傳并跋

洛陽惠林寺故光祿卿李愷居第祿山陷東都愷以
居守死之子源少時以貴游子豪侈善歌聞於時及
愷死悲憤自誓不仕不娶不食肉居寺中五十餘年
寺有僧圓澤富而知音源與之游甚密促膝交語竟
日人莫能測一日相約游蜀青城峨嵋山源欲自荆
州涪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不可曰吾已絕世事豈
可復道京師哉澤默然久之曰行止固不由人遂自
荊州路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襜負嬰而汲者澤望而
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為是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
王氏吾當為之子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

韓公... 蘇... 白居易... 長... 師... 公... 曰... 計... 成... 聖...

見無可逃者公當以符呪助我速生三日浴兒時願
公臨我以笑為信後十二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
外當與公相見源悲悔而為具沐浴易服至暮澤亡而
婦乳三日往視之兒見源果笑且以語王氏出家財
葬澤山下源遂不果行反寺中問其徒則既有治命
矣後十二年自洛適吳赴其約至所約聞葛洪川畔
有牧童叩牛角而歌之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
風不要論慙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呼問
澤公健否答曰李公真信士然俗緣未盡慎勿相近
惟勤修不墮乃復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
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却迴烟棹上瞿塘遂
去不知所之後二年李德裕奏源忠臣子篤孝拜諫
議大夫不就竟死寺中年八十

此出袁郊所作甘澤謠以其天竺故事故書以
遺寺僧舊文煩冗頗為刪改此疑其因甘澤字
而誤書後人又因

集取
贊寧記觀道人三生為比丘

唐忠義傳李愷之子源自以父死王難不仕隱洛陽
惠林寺年八十餘與道人圓觀游甚密老而約自峽
路入蜀源曰予久不入繁華之域於是許之觀見錦
襠女子浣泣曰所以不欲自此來者以此女也然業
影不可逃明年某日君自蜀還可相臨以一笑為信
吾已三生為比丘居湘西嶽麓寺有巨石林間常習
禪其上遂不復言已而觀死明年如期至錦襠家則

兒生始三日源抱臨明簷兒果一笑却後十二年至
錢塘孤山月下間扣牛角而歌者曰三生石上舊精
魂賞月臨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壞性
常存

予按蘇公集載圓澤傳公自跋云此出袁郊所作
甘澤謠其事則即圓觀特入唐書李愷傳中數語
耳方疑公以觀爲澤未考所本後數日偶見惠洪
述觀道人三生爲比丘條下亦以爲疑欲問其說
於叔黨則當時人固已疑之矣贊寧在宋初最稱
博學去袁郊未遠所錄亦稱圓觀其嶽麓三生石
事及源入蜀明年兒始生又與郊記不合是未嘗
見甘澤謠各書所間也今併錄於後予家有劉松

年三生圖元人楷書圓澤傳又與坡公稍異上有
趙松雪鑒定籤題名僧二十人詩篇最後吳匏菴
跋語皆作圓澤無一人稱觀者豈後人因坡公所
定不復爲異歟惟神僧傳則稱圓觀是從甘澤謠
刪定也四月八日五川居士重書

余友周連陽氏亟稱其姻海虞楊兵憲五川公
藏書之富恒竊慕焉今年夏連陽以公所抄袁
郊甘澤謠貽予凡九篇公自序諸首簡見其得
之之艱若此曩予門人秦汝操於太平廣記中
摘出二十餘篇恠非郊原書弃去茲九篇適符
馬端臨考乃錄之惜乎舊序亡逸不免於疑耳
他日謁公當有說云嘉靖甲寅秋七月十二日

勾吳茶夢散人姚咨識
崇禎庚辰歲假葉石君藏本寫凱之

大唐傳載并序

書云不有博奕者乎猶賢乎爾斯聖人疾夫
飽食而怠惰之深也又曰吾不試故藝試用
也夫藝者不獨揔多能第以其無用于代而
窮愁時有所述耳八年夏南行極嶺嶠暇日
瀕舟傳其所聞而載之故曰傳載雖小說或
有可觀覽之勿哱而咲焉

倩一作請杜河南兼嘗聚書至萬卷每卷後必自題云倩
俸寫來手自技汝曹讀之知聖道墜之鬻之

